



# 疫情下的生存藝術

(訪問於9月上旬)

文: Party 資料整理: S、阿迪 攝: Brian

2013年《施政報告》中，政府撥款一億元發展大埔社區重點項目，後來因區議會撤回了林村項目的4,600萬元撥款，撥入藝術中心的改建項目。2019年改建完成，藝團租戶於年尾正式使用，然而，運行至今，不少租戶認為藝術中心的發展與預期有落差。街坊除了「沒有聽過中心裏的藝團」外，直到本年8月，藝發局也未有向社區實質推廣藝團，有藝團坦言「沒有幫過我們」。

## 政府補貼機制不完善

藝團租戶入伙時，剛巧遇上社會反送中運動和肺炎疫情，中心關閉，所有藝術活動癱瘓。經區議員協助，藝團向藝發局爭取到於本年2月起計免繳三個月租金，之後的5月至9月，租金則減至25%，紓緩了租戶壓力。

藝團收入減少，經營壓力迫在眉睫。雖然，藝團租戶可於部分活動項目中獲得藝發局、康文署、教育局資助及補貼，但受訪藝團STEP OUT studios進一步解釋：「藝發局、政府的防疫津貼基本上是幫不到大部分藝術家。津貼所定義的『藝術家』，其實有很多真正的本地藝術工作者都未能符合她的『要求』。就算真的申請到一次性7,500元資助，對於幾乎全面停工了大半年甚至一年，只是有限的幫忙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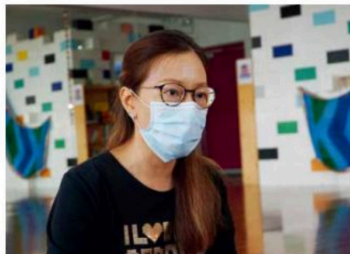
受訪的香港五感感知教育劇場(簡稱五感劇場)、藝術本子、STEP OUT studios、BEYOND Bollywood均稱政府對藝團及其藝術家的補貼援助有限，其金額只能維持個人基本生活開支，再加上中心因疫情長時間關閉，令所有劇場演出、活動計劃及課堂都取消。藝團面臨租金壓力、營運入不敷支等問題，都只能靠創辦人、導師、總監的私人儲蓄支撐下去。



大細路劇團的藝術總監林英傑(左下)指出，劇團會面臨倒閉危機。在疫情停工期間，劇團仍要負擔恒常開支和全職同事薪金，並且須遵守合約，按照未完成的演出場次，發放剩餘酬薪予參與製作的自由工作者，包括編劇、導演、演員、後台工作者等，此筆開銷大約60萬元。慶幸的是，劇團與成員溝通後，雙方同意更改合約條件，再加上其他收入，劇團總算暫能渡過險境。

## 「隔離藝術ing」

時勢艱難，逆境求存，藝團租戶們首次在中心合作舉辦免費網上藝術節「隔離藝術ing」。由10個藝團組成的「大埔藝術學堂」，加上區議員的團隊協助，利用一個月時間去籌備為期7日的藝術節，當中提供的表演項目有踢毽舞、戲曲及兒童劇場。演出節目更運用網上直播，與全港市民衝破隔閡地作出交流，高峰期入場超過百人。藝團從中亦有意外收穫，不但在中心內凝聚了互助的藝團社群，並且與社區市民聯繫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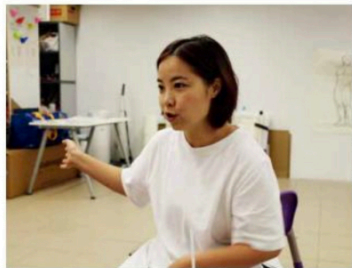


藝術節經舉辦過後，受訪的藝團都分別嘗試將藝術搬往線上呈現：網上直播、錄製宣傳片，

而輝鳴聲劇更拍攝了一系列粵劇學習影片供學生進修。特別一提，BEYOND Bollywood的發起人Benis(上圖)更為一班唐氏綜合症學生提供網上學習舞蹈，他們的學習過程理想，氣氛開心，不受線上教學影響。誠然，通過網絡教學及演出是難以取代現場之真實感，但可以嘗試接觸不同地區的觀眾，更可帶給劇場表演新考驗及創作。

## 疫情下不忘初衷

大時代下的香港，社會氣氛不好，普世價值扭曲。藝術家往往是最先受到壓制的一群，面對這樣的環境，他們會如何自處和打算呢？藝術本子的導師冰冰(下圖)稱藝術有療癒的作用，市民透過藝術方式發聲，教育下一代追求良知、公義，給予他們力量，從而理解別人感受。



言論自由往往是創作者及藝術家一直追尋的空間，受到政治對此不斷的剝削，但五感劇場的創辦人黃育德(下圖)反而充滿信心地說：「做好自己本來擅長的事情，相信總有蝴蝶效應，總會影響到其他事情。」她再提到自己會繼續堅持夢想，希望將劇場藝術帶進街坊生活當中。



同樣地，STEP OUT studios的意見相若，希望藝術帶給社區一點希望和正能量，甚至帶來一些反思，總監Cal和Zoe(下圖)說：「雖然很老套，但我們希望藉著藝術宣揚愛，希望看了我們表演的人至少有一刻感到開心和溫暖。」

